

心香一瓣

早春的风依然冷冽，几株马铃薯的新芽却已冲破干裂的泥层。五六片娇小的叶片，顶着晨曦的露珠，在清冷的时光里，日渐丰盈起来。

那是去年冬天，我与父亲种下的马铃薯。只是，我种的那一行马铃薯明显长势迟缓，只有单薄的几片叶子孤零零地支撑着。当时，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半蹲着身子，各自在邻近的坑里，填上泥土把马铃薯种下。我可不想像父亲一样，指甲缝里永远有抠不出的陈泥，出门之前就戴好了手套。马铃薯事先由父亲放入了坑里，我就用小铁锹铲几铲泥，草草地覆于上面，还使劲地拍了两拍。

父亲需要种两行，显然我的速度比他快多了。我正为自己省时又省力而洋洋得意时，父亲只瞥了我一眼，便看穿了我的敷衍了事。他略显无奈地打发我说：“你看看，一个拿笔的人怎么能种好菜？种子都给我糟蹋了！”看着父亲心疼的样子，我知道又给他帮倒忙了，自觉地后退几步，嘟囔着说：“那我学，我可以学嘛！”

随即，父亲小心地挖开我填的坑，生怕将种子的芽碰断了。他发现，我种的马铃薯特别浅，新生的果实一露土就返青了。父亲双手拢着马铃薯，将坑底的泥再挖得深一些，种子就这么妥帖地与土地紧紧挨着了。然后，他用手指细细捏碎泥土，均匀地撒在坑里。他不厌其烦地将我填埋的每一个坑都重新开挖、平整。他那专注的眼神里，藏着一份对这些微小生命的无声期许。

后来，我依葫芦画瓢，照父亲的方法继续种下几个马铃薯。

似水流年

春日踏青，我情意绵绵地来到“旧貌换新颜”的海岛故乡。看到村子里修缮一新的老房子，依然砌盖着自己和工友亲手制作的青砖黛瓦，心里的激动像一道洪流直冲脑门，霎时眼眶湿润。

回眸氤氲岁月，当年刚步入青年的我，精神抖擞地在岱山岛南峰砖瓦窑厂学技做工。起初，我虔诚地拜师当学徒，一年半载学会手艺后，就开始独立干活了。伴泥土，做瓦片、砖头，烧窑，打草扇……凡砖瓦窑厂里的各种活儿，样样都会干。

冬去春来，我早出晚归，天天同泥巴打交道，含辛茹苦地进行选泥、撬泥、浇泥、翻泥、拌泥、踩泥、拉泥、驮泥、堆泥、割泥、揉泥和模制、晾晒、进窑、烧制、闷窑、出窑等工序。尤其是上百斤黏糊糊的泥巴，时不时得来回捧抱，然后纯手工做成砖坯或瓦坯。手工做砖坯的话，先灵活地将制砖专用木架子摆放好，然后双手举起软软的泥巴，使劲、准确地投入架子内，飞速用弓状钢丝一割，随之把多余泥料扔到一边，顺手撒一把草木灰，用比砖稍大点儿的木板一

屋檐下

汽车驶过岑港街道，在原来宾馆饭店的路口轻轻右拐，车轮碾过岑港水库下游那条蜿蜒的山径。风从林间漫过来，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润，像一段被轻轻掀开的往事。此行，我们要去的，是阿康与阿娥的老家——白茅山深处，那个叫柴戴的古村。

这条路，像是被时光悄悄藏起的一缕丝带。一头系着定海城里的烟火旧梦，一头牵着三个隐在山坳里的古村落：岩头王、新生，最后是藏得最深的柴戴。越往山里走，城市的喧嚣越淡，草木的气息越浓。等到三面青山缓缓合抱，柴戴村便静静落在眼前。它不是被精心修饰的网红村落，没有张扬的招牌，只有依山而筑的黑瓦石墙，像一群蹲在坡上的老人，沉默、安稳，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厚。

一条清亮的小溪，是村子的魂。从山巅蜿蜒而下，穿村而过，把石埠、石阶、洗衣的石盆都润得温润发亮，水底的鹅卵石纹路清晰可数。溪边常有几只土鸡慢悠悠踱步，啄食水面飘落的草籽，被洗衣老妇一声轻唤，便扑棱着翅膀躲进石缝，只留几片羽毛在水面轻轻打转，像一段散了又聚的细碎时光。

沿着溪边的石板路往上走，自然而然就想起了阿康与阿娥。这对60后的柴戴夫妻，是我们这些北门头人心里最鲜活、最温热的一段定海北街记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他们夫妻从柴戴走出深山，在定海人民北路、原北宝居委会对面，开了一家小小的“阿娥饭店”。门面窄小，木牌被经年的油烟熏得泛着柔光，推门而入，四张方桌摆在略显油腻的水泥地上，桌腿垫着砖头，却稳当得让人安心。阿娥系着一块蓝布围裙，在灶台与餐桌间不停穿梭，身影忙碌却温顺；阿康守着锅灶，一盘炒螺蛳的香气从窗口飘出，勾得我们这些后生，还没坐下就已心生欢喜。

那时海鲜尚属稀罕，我们常点的不过是几

我以为马铃薯就这样种好了，正准备收拾工具回家。父亲摆摆手说：“还早呢！”他似乎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没做完。

他从菜园的一角用畚箕舀来一些细灰，那是他前些天筛细了的草木灰。他左手拎着畚箕，右手抓起一把灰撒在马铃薯的坑上，一坑一弯腰，动作轻柔而熟练。一阵大风吹来，灰料扬起，扑了他满脸。父亲顾不上擦，用袖子胡乱抹了一下，偏过头，含糊不清地嘱咐我站远些。

撒到一半，父亲上下起伏的侧影停在了原地，他半撑着腰，深深地喘着气，像是一架年久失修的风箱。那一刻，我下意识地丢下手里攥着的铁锹，跨到他身边，几次想趁机抢下他手里的畚箕，却迟迟没有勇气。我怕我的帮忙，到头来又是父亲为我返工。我试着请求父亲，让我来撒灰，父亲却只是摇摇头，示意我回去。

父亲歇一会儿，干一会儿；干一会儿，又歇一会儿。终于撒完了灰，父亲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。

随后，他从文旦树下背来两袋干草。那是秋收以后，父亲从稻田里一小捆一小捆拾回来的散草。他解开蛇皮袋将草倒腾出来，结结实实的干草散落成一堆，他半蹲着身子，把草团分开、摊匀，平铺于整块地里。父亲说，这样种子在地里才不冷。

正午的太阳晒得人有些犯困。我实在忍不住想帮点什么忙，就用木棒挑开父亲盖好的草料，想着把它弄散一点，好让地里的热气透出来。却不料，父亲说那样反而坏了事，要压实、压厚才好。哎，我的力气又用错了地方！

父亲调整好草料的厚薄，又用铁锹铲起脚

下的硬泥块，压在草料上，以防被风吹散。

那些还未发芽的马铃薯种子，父亲将它们收进育芽的薄膜棚里，等待下一批种植。

此刻，深埋的马铃薯种子沉寂、安然，它们静静地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春天。我不知道它们会在哪一刻悄悄生出根须，也不知道会在哪一天顶出这片干草，我只知道，父亲会在立夏时节，刨开这块地，我们的餐桌上又可以吃到软糯的马铃薯了。

菜园里，小猫正追着一只蝴蝶，天真地跑来跑去。想到自己，只是偶尔走马观花地来瞧一瞧——那娇嫩的豌豆藤须蜿蜒向上，早已攀上了架子；刚出芽不久的菠菜还在棚里悄然生长；白菜裹紧了身子；青菜已然窜出了小小的菜心……

这一垄垄的菜地，父亲种过花生、茄子、娃娃菜，也种过萝卜、番薯、大头菜……我只理所当然地将新鲜的蔬菜搬回家，父亲却从未向我开过口，需要我为他做点什么。父亲将我们姐妹一个个护送送到故乡之外的远方，而他的远方，考虑的不过就是明年开春，这块地该种点什么。

那个午后，我一觉醒来，父亲还未回来。我才明白：父亲为何总有干不完的活。他日复一日地把自己越来越薄的身板，毫不保留地交付给了土地。只是，他没有告诉我的是——在他直不起腰的日常里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疼痛，就像是糊在后背上、一坨坨与日俱增的水泥块，甩也甩不掉。可纵然如此，他又是如何用扁担挑起一桶桶沉甸甸的水和粪料，浇灌着地下的根脉？又是如何将一垄垄坚硬如石的泥土，一钉耙一钉

岁月氤氲“泥巴缘”

□曹银员

盖，快速翻过来卸开架子，一块泥砖就做好了。接着继续重复……当然，熟练的手法致使制作速度相当快捷，每天马不停蹄地要做成1000块泥砖才肯罢休，且要边做边搬到专用晾晒场上，轻放稳摆，一行行纵横整齐排列。若做瓦坯，先将擦好的黏稠泥巴用钢丝平割成长方形薄片，然后用双手轻轻提起，把它围裹紧贴在制瓦片专用的转盘上，通过手工旋转转盘，用手及拉坯工具，将泥巴精心打磨成标准瓦坯。由于劳动强度大，我常常累得腰酸腿酸、鼻出血。最担心的是深更半夜骤下大雨，雨声宛如军队紧急集合的哨声，无论如何都得飞快赶来，争分夺秒地抢时间用草扇盖好露天的泥坯砖瓦，不然就会被雨水淋湿而毁坏。

记得刚独立苦干半个月，偶然发现自己的两只手臂肿得像面包一样，又痛又胀，心里特害怕。然而凭借年轻血气方刚，我仍然默默无闻地顽强劳动。没想到日久天长，坚持不懈的繁重体力劳动，悄然助我力气逐渐增大。一年之后，我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一使劲就能稳稳抱起200多斤的软软泥巴块了。惊讶

的是，原来肿起来的双臂，竟然奇迹般地变成了永久性鼓凸起的腱子肌肉。

制作、晾晒干燥的泥坯砖瓦，堆积存放到一定数量后，就要进行烧窑。窑是用砖、泥、石混合砌造而成，外硬内空，外形圆润，矮矮胖胖的，像电视剧里的鬼子“小炮楼”。在窑里装砖瓦坯不能死叠，应有序排列，留缝隙，不然会阻断火路，直接影响烧制品质量。自点火烧窑那时起，必须一鼓作气，昼夜不停连续烧一个星期左右。燃料用的是煤和木柴。当年海岛缺煤，主要燃料依然因地制宜，使用松树枝叶和杂草类。由于烧窑一定要保持熊熊烈火，草木柴“噼啪啪啪”燃烧得很快，我只能马不停蹄地将一捆一捆的柴草使劲往窑火洞里塞，如此一刻不停地重复，实在又苦又累。特别在盛夏烧窑，总被灼热的火光烤得汗流浹背，简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煎熬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烧窑值上半夜班，天气又闷又热。半夜下班后我没回家，抓紧时间便在窑厂一间“四壁凉棚、洞眼多”的草屋里，地上放几扇草扇酣睡。谁知，睡梦中感觉脖子上有一种凉丝丝的活物爬动，蓦地本能反

耙地重新翻起来？他的膝盖骨疼得咯咯作响，却依然极力地去追赶春天的脚步。

在某个时刻，我恍惚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。曾经的他，身材伟岸，干活风风火火。而如今，任岁月剥去父亲那坚硬的铠甲，只留下一身的累累伤痕。

我是有多久，没有如此近距离地亲近这片父亲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？又有多久，没有如此走近过父亲了？

是的，我不会知道蔬菜被虫子侵害时父亲的焦灼心情；也领会不了父亲在久旱遇甘霖之后的释然与慰藉；更无法体会父亲亲历每一种农作物开花、结果时的喜悦……在许多个寻常的日子里，我只是听父亲说：“蚕豆可以摘了！玉米可以掰了！”原来，所有的结果，都是有来路可循的。

土地，成了父亲一生的守望。父亲知土地的冷暖，土地懂父亲的沉默。父亲这辈子，从不奢求怎样的轰轰烈烈，他只知道把每一颗蔬菜种活、种好。

此时的父亲，正在培育新一批的秧苗，譬如：南瓜、梅豆、西红柿……

他即将在新翻的土地里，开启新一轮的劳作——包括羊角蜜瓜。那于我而言，是去年幼果一度被雨水打落之后，再无踪影的一份念想。而父亲，却记得那么牢。

而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地底深处，马铃薯的种子默默扎根、稳稳托举的声音。那声音细微而坚定，连同父亲被岁月压弯的背影，一起在我的心底，一寸一寸地拔节生长。

应，倏地用手爪抓甩打，睁眼一看，嗝，原来是一条约两市尺长的花斑蛇。我顿时惊慌失措，蛇乘机一溜烟似的逃走了……

闷窑是烧窑的最后一道工序，也是最紧张、最关键的重要环节。闷窑，即用最快的速度，同心协力一下子将正在烧窑的出气口（洞）统统堵住。闷窑的时间，根据烧窑的日子和里面砖瓦烧红烧透的情况（从窑的烧门口可观察到）来断定。闷窑前相关人员各就各位，一切准备就绪。“闷窑！”待责任师傅一声口令，堵顶和堵烧柴的口子同时进行。如果窑顶先堵住，里面的火会瞬间从下方烧柴口直喷，人员无法靠近；如果烧柴口先堵，里面的火气会从顶部流出，致使制品成次品。闷窑成功后，要立即在窑顶部挖好平坑倒水渗水，坚持一周浇水，直至开窑。

由于长年累月在砖瓦窑厂与沉重的泥巴打交道，在艰辛的体力劳动磨砺中，我几乎长足了力气。同时也让我豁然明白：年轻人的体质、力气增强增大，亦可以通过某种劳动或相应的体育锻炼，与日俱增。

诗风雅韵

春天里

□邬长江

树木吐绿时分
徜徉在千岛之城
四处吮吸的是春的芳馨
花丛里，那一簇簇的娇艳欲滴花朵
河岸边，那一行行缀满嫩叶翩翩摇曳的柳条
伴着几声婉转清脆鸟鸣
便是春的最美盛景

闲暇时光
郊外芳草地，林立起无数只帐篷
孩童追逐嬉戏，大人席地侃谈
咖啡香飘，声乐缭绕
人间烟火里沉醉

阡陌农田，农夫辛勤耕耘
渔港码头，烟花映射，工人辗转忙碌
和那清晨背着书包的上学少年
一起飞奔脚步，追赶着希冀



如今重回柴戴，总要去看看阿康、阿娥的老院子。院子在村中算得上宽敞，香樟与文旦树长势繁茂，枝叶遮去半片屋顶，风一吹，清香便漫遍全村。儿子成家后偶尔回来，把院子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依旧是当年的模样。